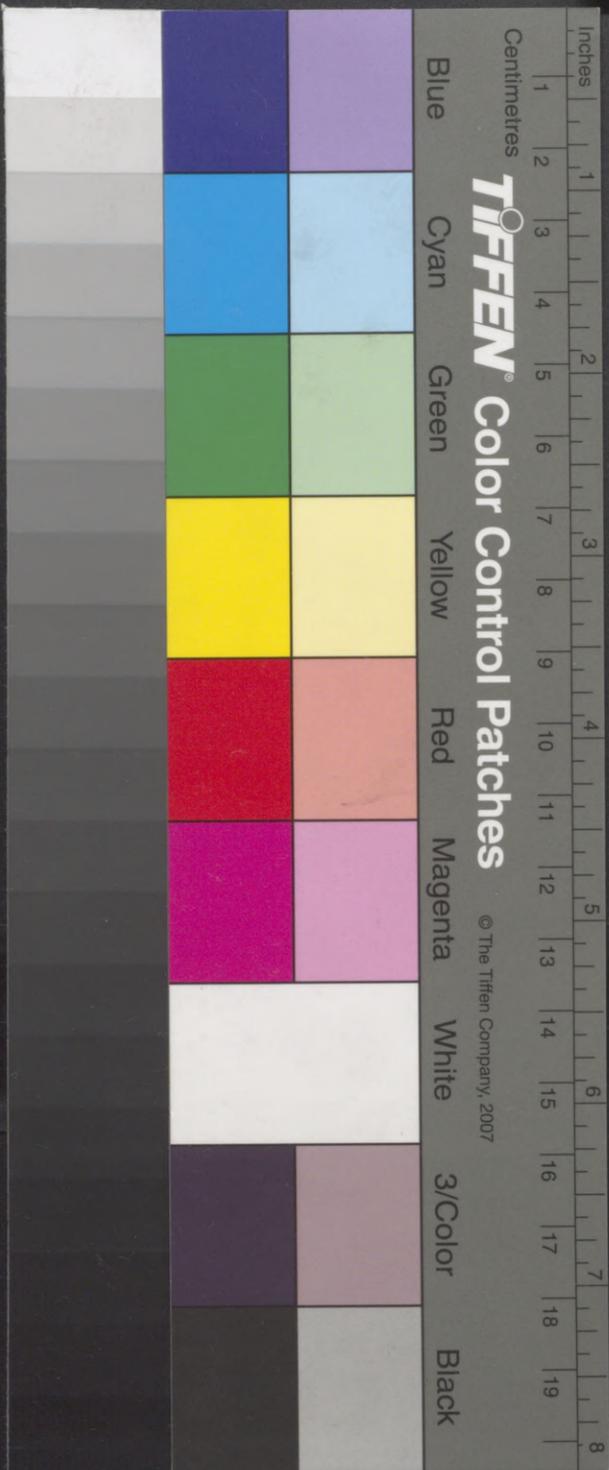


宋軒尚書正義

卷第一



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常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業慙張禹雖密唐淺懼乖正典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

唐高宗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

無忌等上表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古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書等下終秦誓時經五代事

則今世之升也其則其近者乎本義則其遠者乎

列傳正統兩明政大難如江漢一備隆神文甫託之不知其神百領請子之佩之十步之步也

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聲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穿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汪之寔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慰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悉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穴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於經悉對文斯以鼓怒浪於平海

震囂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且
為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
義義更大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
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為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今奉
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
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
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
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
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
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
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叙之云爾

尚書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尚書序

正義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
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
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
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
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
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
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
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
各有云為遂以所為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
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

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議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記存亡註說之由序為尚書四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己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古者至生焉

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羲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以犧牲故曰伏羲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增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羲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

之顧氏讀包為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羲母曰華胥有巨足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於成紀蛇身人首目冷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羲是皇言玉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為優劣通亦為玉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為玉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為玉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史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况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羲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羲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

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羲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爲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爲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史史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文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爲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結爲政之繩異也苦然尚書緯及孝經議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爲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羲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爲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爲伏羲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况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

僞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爲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羲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曰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羲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章誕宋忠傳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爲帝王生於暉通之

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則大率

一紀二十七萬六千二百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飛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流訖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爲自開闢而設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爲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流訖之紀似自黃帝爲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實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

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覩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夫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著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爲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爲不重而怪有

史卦乎

伏犧至常道也

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與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

五帝或舉德號或與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便稱不為義例
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
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
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曰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
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
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
河遇赤龍晡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
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
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皋陶
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王論帝德則以典為
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
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
道所以與大道為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
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
墳也此為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云

以大道之行為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皇者
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至尊之曰皇生
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
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
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
五典是五典為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
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為三墳孔君必知
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
玄亦云其書即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
君以為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在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
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
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又云五帝坐帝鴻金
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
又易興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輒數又鄭玄云女媧脩伏羲
之道無改作則只一脩舊者眾豈皆為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

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為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耀魄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為伏犧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燧人廁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為皇者，縱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轅相類，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為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為皇，少昊為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城取二

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深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為黃帝曾孫，玄囀孫，僑極子，堯為帝嚳子，舜為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為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為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為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為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段神農氏作，又段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為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為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為炎帝，不怪炎帝為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為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

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為四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為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為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至于至一揆

正義曰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共為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廁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立索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即為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

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遠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奧義其歸一揆即為典之謂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總謂之誥又言奧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為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辭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去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

正義曰顧命云越王五重陳寶即以赤刀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為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為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為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
八卦至此書也

正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己意且為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為首引言為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為搜索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真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為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為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為總即上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即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

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春秋至遺書也

正義曰以上因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右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為太史而王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為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荅王云倚相臣問祈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為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况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即此言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

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
在何代故直摠言帝王耳

先君至九丘

正義曰既結申帝王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
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止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為魯襄公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
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為周末上云文籍下
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
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為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
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
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
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
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有可從者修而不
改曰定就而滅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
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之

賈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
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為偶其定
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
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為作十翼
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為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為文
之便不為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
為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脩述也
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
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府世人莫
見以孔君為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焉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
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
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
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
以黜者以不有所興執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上已云定

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爲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
詩論至百篇

正義曰言孔子既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論爲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又曰存翦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爲翦截也舉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爲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綱者綱之索舉大綱則衆目

之機者機關撮取其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爲帝嚳以上朴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臯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太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爲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以爲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爲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后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爲堯典下取舜禪之後

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若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

所以至其義

正義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摠而結之故為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

及秦至屋壁

正義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為皇帝不復立謚以為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為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親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國

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也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硯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為魏相慎生鮒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至得聞

正義曰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

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衆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
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
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勝爲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
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已九十
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
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
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
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
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
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錯往
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
爲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
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
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
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

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
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
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
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摠之
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
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
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
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
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
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
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
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
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
帝記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
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

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真亦復何疑但於此有張霸之徒僞造泰誓以藏辟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爲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爲通也孔君旣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

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璿璣鈴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六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平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云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旣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貴史所爲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爲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爲義不異禮以唐虞爲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爲然是爲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爲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正義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
為王死謚曰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褒益
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
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
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
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
書也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
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止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
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
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
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
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
東平王劉宇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
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占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
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

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
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
不壞明知已壞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

悉以至能者
正義曰既云王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
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
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
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
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
知識之故已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
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
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
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
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
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也

此故謂孔君所傳爲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六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詩》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請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

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及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及書同於繆篆。八篆正古之別，以摹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詩》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詩》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揔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僻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曾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僻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伏生之本亦僻內古文，而合者蓋以老而口受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

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首又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大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文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如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秘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間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

承詔至將來

正義曰安國時爲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曰帝之所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丘明賓牟也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爲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爲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爲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翼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文摭拾採摭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爲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爲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美明文要義通下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徧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翼也爾雅有

訓既云經籍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書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撫耳矣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成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為言多須詰訓而孔君為例一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書序至不隱也

正義曰孔君既言已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為序不是摠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為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此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人意昭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為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

得聞上惟自傳於己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石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冀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蠱者摠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為魅令人蠱惑天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巳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宫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宫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宫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為此以江充故為陷己因而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為實即詔丞相劉屈釐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赦長安因與鬪不勝而出走奔湖關自殺此即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已道以已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為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

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觀此言知己傳是深遠因
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
我哉

尚書正義卷第一

計一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字

宮內省圖書寮藏
本宋槧本尚書正
義昭和三年印行
大阪每日新聞社

